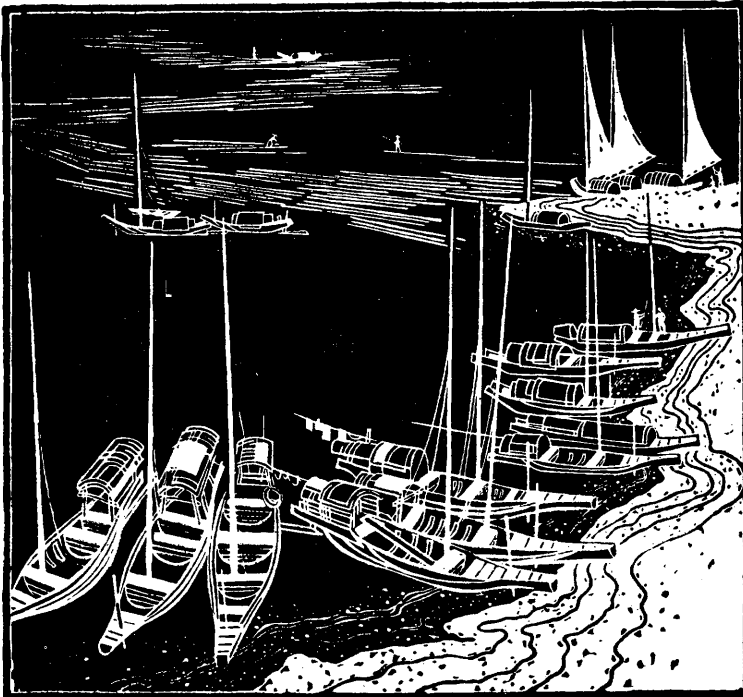


關於諷刺詩的筆談

3

筆  
調



M. C. (P) 3232

織漁網

尹國光



筆

端

■ 月 ■ 刊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



第 三 期  
目 錄

小 說

回 家

阮恤金

散文小品

英雄的河

不平言

呵呵篇

暴发户

途 中

思 想

詩 歌

三年不算多

庫

阿 根  
江 海

流 火  
南 岩

莫 非  
向 上

史 耀  
路 丁

辛 愚  
何一抗

大伙儿

呵 真理

归

民歌试唱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卅五週年

你是投枪

好东西歌(魯迅先生諷刺詩作介紹)

劇 評

評劇場与劇社的演出

評 論

給林瑛先生的公开信

关于看不懂

冷水篇

扫帚星

鬼 节

对不对

一律严办

短歌二首

老校长

關於諷刺詩的筆談

諷刺詩的光芒

一些看法

我对諷刺詩的认识

关于諷刺詩歌

文藝專題

一首优秀的古丹麦民歌

抗战詩抄

河 畔(封面)

织渔网(封二)

向 鋒

渔 鸣

柳 韧

马飞汉

林 子

魯 迅

关 怀

耿一全

田 农

田 农

阿 派

查 利

牛 力

吴 亮

冷眼看

杨 左

吴 亮

刘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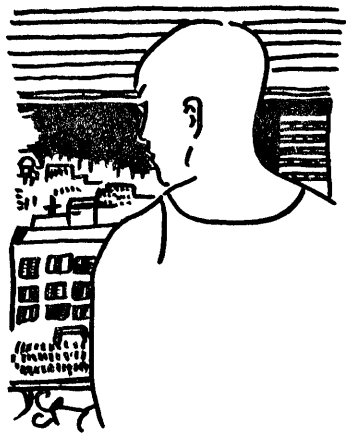
高水明

马 达

方 修

莫 测

尹国光



河根

## 回家

六月中旬一个湿气很重的晚上，我又回了一次家。

蓄水池那热带树林的高大乔木，在路两旁街灯的逼射下，万象森严地立在一边。湿气很重，周围已经隐隐泛起一片白。天空黑黝黝的。冷风吹来很容易便逗起人们的睡愁。车厢里的一些人眼睛差不多都眯成一条线了……巴士停在山坡顶点的车站上时，我望了一眼山坡下远处那一座座十楼组屋射出的刺目光芒，心中不禁浮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一切还是老样子。我趋前敲门。我那可怜、噜嘛的母亲的熟悉的脸在窗后一闪，便很快出现在拉开的门缝里。我当然只得笑笑——苦笑：

妈！

你来做什么——还不进来！

我心里暗笑。她就是那股紧张劲。

还是那么噜嘛——她直跟我到房里，忧心忡忡地：你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

冰山一天不倒，我一天不回！

母亲的眼圈又红了。

我心中不禁烦躁了起来。

爸呢？

不在，出去了。

父亲的写字枱照样摆在那儿，架上照样塞了一大把书。

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照样还挂在墙上

我看了看：这是抚育过我的双亲，我爱着他们，可也恼怒着他们；而现在竟开始有点可怜他们了。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禁锢得那么狭窄，但川不自觉；反倒安于现状，似乎不觉得把生活简化到这地步是多么的无聊。愁眉深锁，把一双失神的

眼直盯着我。终于，在这样的寂然相对之下我便想起离家前那段日子，混杂着太多悲伤、气愤、无奈、羞愧的那段日子。

我在武吉知马那所素负盛名的 C 中学念大学先修班的时候，半岛南端这小岛上的华文教育正面临着另一次的皇恩——但一切仿佛都死了，没有什么不平“鸣叫”。

C 中学的钟楼静静地站在山岗上面，两边的木麻黄一片鬱鬱苍苍，风来的时候它摇摇，剩下大半的时间它还是静静的。在武吉知马大路上来回忙于“建国”的共和国臣民们如果抬头看看，蔚蓝苍穹下的这学府风光，大抵只会觉得一派森严气象的。但一切的阴谋静静地进行着，通过各种各样的师表和学子。

学校里的一些教师——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也许不肯随波逐流便被大人先生们视为眼中钉——在很短期间一个个地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不懂由那里钻出来的师表。有一些甚至猖狂到公然在上课时用各种双关英语跟大家谈着“性”；这样的师表就教育界法律——如果有——来讲，应该判死刑。我再说一次：是死刑。但这样的败类却奇怪而遗憾地在我们的共和国里找到它的土壤。（这样一个惑我看不解好。）

有时的确太明目张胆了，于是大人先生们就要出了这样的花招：

“这是一个误会！”大人先生们会这样解释。

“今后将更加努力使所有教员得到充分的训练。”大人先生们会这样加上一句。

但那家伙过不久可能又钻进另一间学府去——又一位新的体育主任。

课外活动不懂什么时候也被不懂谁积极推动了起来，每个学生都被敦促参加至少一项。对外当然可以扬言莘莘学子并非书虫，“他们也懂得参加健康的课外活动了！”但什么是“健康”的课外活动呢？则就是陆军少年团、童子军、纪律团、学生警察……还有就是基督青年团、佛教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等名头大得吓死人的东西。但只要有那么一个不谨慎地参加到上述“健康”活动之外的“不健康”活动，便很有面临失学的危险。半夜里会有人去家里搜查。

而更猖狂的事——在我看来——有一次，在开运动会的时候，我们的训“育”主任把几位他认为该死的学生关在行政楼上，以待警伯的到来。那时好象没听说过什么警察周：警民关系，因了误会，还不那么和洽。

我们的 C 中学差不多年年都跟旁边的一间 N 女中联合举行运动会的。在外面受尽各色各样黄色“国风”影响的莘莘学子和学女们，正在庄严学府里眉头眼去——谁也不懂得行政楼正暂时成了囚室了！

自此以后，C 中学我便差不多把它当成了 C 号牢房；而我们只不过是不同囚室里的囚徒罢了！

这事有谁懂呢？

两大喉舌，一声不出。

谎言加暴力从此成了真理。

林有福政权先前的动用水龙，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工友喷射这样的历史事件，现在看来是愚蠢之至的了。真要变质华文教育么？有一个最好的武器——文憑，那便是。当然必须许下一般上能够兑现的诺言。正在工业化呢，这样的诺言目前大抵上还是能够实现的。小学六年，那是第一张。中学四年，第二张。高中二年，第三张。大学，又是一张……

有什么比梦醒后找不到路更悲哀的呢？

鲁迅那时曾经这样地唏嘘着。但即使这句话，我想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资格发出的：因为先就要有一个“敢”字武装着，而这正是目前一般青年最缺乏的！七十年代的今天，有谁还能说他看不到出路在那里？路正有的是！但你就敢走了么？

有什么比看到路却不敢踏上去更悲哀的呢？

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正是带着这个包袱走过我苍白的高中行程的。周围的同学大抵也是这样的。家庭利益第一，个人得失为主。

勇者倒还是存在的。但一天天少了。

中四进入高中虽然没有入学准证，但总有一些人自动消失。布告栏上提供着各式各样的理由。

我有时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蔚蓝天幕下，森严钟楼前他们敢于在那红白洋布下抗拒训育主任的“圣命”，用他们的呼声——坚定而有力——向那月薪上千——不明来历津贴不懂多

少——的主任明确地表示他们的态度：

“打倒——！”

“反对——！”

让“上千元”在旗杆下把脸涨成猪肝红。但周围没有反应。

我因此觉得悲哀了起来。这死一般的气氛！再进而便恨了起来，恨着一切，包括自己。……实在想象不出是怎样渡过我的高中生涯的。

带着这包袱，我后来又踏入“神圣”的大学里去。现在的有资格进入大学去深造的每个青少年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没有不规矩表现，这是第一要求！

更没有心念了。

——大了，管不了！

——家庭观念淡薄！

我那老母这样跟来访的诸亲戚友将诉说着。（那班东西懂得什么？）

——好好念书，要孝顺。

真是有趣的。

背着这包袱能读出什么？

于是那凛不可犯的“家”向我明暗地提出了养育之恩这个问题：

你就真的不理这个家了吗！不孝！

晕黄灯光下父亲的白发和母亲的泪眼终于把我把一切话都吞了下来。站起身时感觉到自己已落到了极点，简直悲怆得有点想放声大笑！

我终于“保卫”起国土来了。最先学的是仙暴——镇来自国内的大人先生们所仇视的所谓“



暴”。

从此以后，更是渡日如年了。吃饭一想，觉得没有意思；看到什么可笑的事，张开了口，但没有声音。我于是自暴自弃了起来。但母亲用餐餐的好鱼好肉来“贿赂”了！我要用钱也方便了起来，虽然父亲的小店生意越来越坏，而后来竟至倒闭了。

“不会思考也许更幸福的？因为也就没了一切的烦恼，自然清爽得多。”我向一位来访的年轻旧同学说。

“那么你看看，人还叫万物之灵么？”年轻的伙伴热情地，把那精光四射的眼睛盯着我谨慎地说完了。“……出路只有两条了。温情是不顶事的！冲出你的家，要不闷死在里头。全看你了！”

一个晚上，我终于怯怯地向我那家明确地提

出了我的愿望，象犯罪似的。

父亲错愕了。

你们幼稚！要反对难道非这样不行！他把脾气发了起来，象决了的堤。接下去的几个夜晚我们争着、吵着。这里这么小，你跑那里去？总要先确定应该不应该跑再谈别的！将来的事谁能料到？可以跟你担保会被调进森林去！——那时再讲！

终于，“谈判”破裂。

你要走就走——我不管你！

父亲一片气忿、无奈的神情。

……从回忆里醒过来，我不禁看了看这两房一厅，竟觉得有点陌生了。

……我终于坐在回程的巴士上，赶回我的“新居”去。

老家有温馨，那香味很浓，远望红紫一片。但在里头我寸步难移。藤蔓遍地——看不到，全在红黄蓝紫百花之下；锢于其内真是生机全失。遥望天际固然风沙扑面，日烈风寒，但我能用我的两只脚，踏实地在大地上（尽管路是多么崎岖不平）行进着：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有什么比真正感到自己的力量更值得兴奋的事么？

七一年八月十日重修

■ 流 火 ■



## 英雄の河

麻河，是英雄的河。孩提时，父老们总爱把我们一群群天真的孩子，带到河边的岩石、土坡上，点起他们那秃了皮的烟干，向我们叙述发生在麻河畔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声音，时而深沉，时而壮烈，时而激昂，时而又无限悲痛——于是，我们知道了……

“就在离我们坐着不远的下游，日本鬼子将一个在镇上抓到的前救国会的秘书用刺刀戮死，不屈的英雄临刑前还大义凛然地高喊口号……”

“一个这样的黄昏，一小队的抗日军利用河流形势的掩护，在一个据点卡住日本鬼子的一队水上粮食运输队，全歼敌人，夺得军火和粮食……”

呵，我们还知道，上游镇上的大桥，是如何被胆小如鼠的英国殖民军队，在风闻日军进攻后就忙着撤退时炸断的。

麻河，她是怎样地指引着她的孩子呵！她是怎样地目睹了她儿女的多少伟大、艰巨、光辉、壮烈的事迹呵！从那时起，我们幼小的心灵，就

我们御下了肩上最后一袋米包，带着整个白天的疲劳，沿着新加坡河走着。

黑色的河水倒映着我们蓝色的衣衫，向暮色映照的港口静静流动；无数舢舨仍旧在河面缓缓地川行。

伙伴们爽朗的笑声，夹着晚风中飘来的河水的浊味，叫我又一次想起了家乡的大河——坚韧不拔的麻河。

我是一个在农村里生长的青年，而麻河仿佛是在看着我成长的第二母亲。每一个苦闷、空虚、失望、委屈的日子，我总会踏开毫不犹疑的步伐，来到她的身边，聆听她慈祥的安慰，让我那正在成长的赤子的心，渐渐学会如何在平淡的日子里跳起不平凡节奏。



生了对她的一股特别的尊敬和亲切的感情了。

我们总爱在炎炎的烈日下，躲开手拿藤鞭、叫人心寒的“老师”，溜出令人窒息的课堂，几个“同志”一齐涌到河边，投身河水里泡它个大半天，然后才穿好校服，跑回学校和放学的同学一起回家。一旦被母亲发觉而盈着满眶泪水痛斥我们浪费金钱，荒废学业时，苦涩是会涌满心头的。但不久则又故态复萌了：毕竟我们更怀念麻河。

河畔的泥土布满了我们的足迹，沿河的草木抚我们成长。有时候我们就钻进灌木丛里，摹仿昔年的抗日军伏击敌人，有时候则学那救国会女秘书，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倒栽进岸边的浅水里，溅起一阵水花在“敌人”身上。那个时候，学习英勇战士的渴望就开始在脑海里滋长。

苦难都在这时候闯进了我们的生活；可爱的我被迫遗弃了，我们搬进那布满岗哨的新村。不久，更大的灾难又降落在人们的身上……

小树子的父亲被补了，据说是什么民运的干部；过了几个月，他母亲也被抓去了，听说是在家里搜到一些“不良文件”；我们隔邻的福伯伯在去割胶时，由于被搜到绑在肚皮上的食盐和而被扣留起来了……

恐怖笼罩着我们的生活，仇恨却萌芽在心里。半夜里，随时会有人形的兽撞开大门，恶狠狠地冲进屋里翻箱倒柜，然后顺手拿起他们看上东西，扛住插有闪光刺刀的枪，狂妄地离开。

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战争”，什么是“革命”：在寒风呼啸的深夜里，总有年

长的叔叔为我们讲述“山里人”的英勇事迹；我们神往着那些戴着五角星帽、扛着机枪、配着手榴弹，川行在灌木丛，红树林里的神枪手、飞行军。在没有星光、没有月色的村里的河畔胶园中，年轻的姐姐总爱轻声教我们唱起歌：“不远了呀，不远了，只要心儿不怕老，幸福——福——的日子呀，就要飞到了。”轻轻的歌声萦绕在静静的空气中，渗满麻河河面微凉的空间。

寒霜冷雾是如何侵蚀着年稚的心呵，但岁月的消逝却增长了这些稚龄者的生命力。而动荡的时代，则叫我辗转到了南方这块热火朝天的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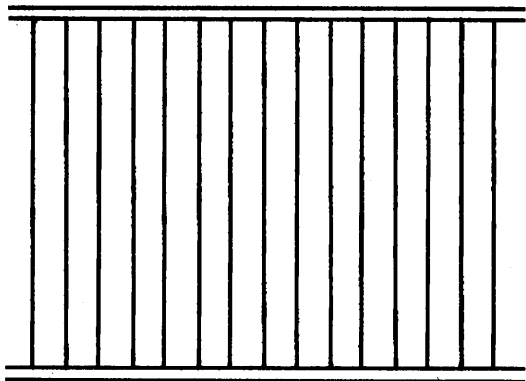
如今，新加坡河畔的星火正在悉悉地传种，而家乡的河流呢？

啊，我又一次怀念起英雄的麻河。她是坚强的，就象那培植她的主幹山脉。而今，从来自家乡的信笺里，从家乡出来的伙伴的知心话中，我仍然嗅到麻河芬芳的水草气，我仍然听到她坚强的步伐，我仍然看得见那稳健的水流，仿佛母亲的阵阵叮咛。

河畔的灌木丛，也许都长高了吧？红树林也更茂密了吧？而我幼时的伙伴，必然都象这麻河的孩子一样，也在茁壮成长吧？

新的力量，正在麻河畔成长。他们秉承了兄弟姐妹们的傲骨，聆听着麻河亲切的叮咛，牢记住在麻河畔的庄严宣誓：决心捍卫麻河，捍卫光荣的土地，消灭一切贪婪、邪恶的强盗！

新的力量，正在麻河畔成长。



## 三年不算多

三年不算多  
橡实栽下了  
还不能流出  
乳白的胶汁  
榴槌的种子  
还不能造成  
一树的芳香

一千多个黑夜  
吞没了阳光  
一层层的伤痕  
新的把旧的 盖上  
三年不算多  
胸膛还起伏着战斗的波浪

——阴暗 潮湿  
孤独 折磨  
几个小小的漩涡  
在浪涛的冲击下  
都变成可笑的泡沫

三年不算多  
恐惧 赶跑了当初疯狂的笑意  
恐吓 只换回一阵短短的得意  
站在铁栏外的脚  
突然间发现  
烽火烧遍了每一寸土地

三年不算多  
决心盖过了铁栏的坚韧  
谁都感觉到  
那个日子到来的脉搏  
假使迟到了  
就让三年  
再加多几个  
三年不算多

辛 愚

# 你是投枪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卅五週年



用你的语言  
在暗夜的恶战中  
向敌人宣战

避开屠刀的血光  
穿过绞索的追捕  
在中国的暗夜中奋战

痛苦地看着来自上海的流氓  
来自广州、来自南京的暗杀  
看着爱国者的鲜血流在中国

同志们的血渍  
写成了决战书  
写下了革命的方向

在受害的同志们的

出殡行列里  
面对着暗杀者的追猎

你昂首前行  
望着漫天雪霜  
望着中国渐现的曙光

你是属于中国无产者的  
属于一切受难者的  
你是属于革命的

今天，我们正用你的语言  
擎着你惯用来搏斗的投枪  
和敌人作战

林子



# 悼

何一抗

我凭弔在你墓前  
没有香烛  
没有哀伤  
那是庸俗的无用的情感

没有愁云弥漫  
天边  
阳光璀璨  
而我心怀激昂

献你 这一束木槨  
让它相伴  
一颗  
未遂壮志的心

让木槨以它  
耀眼的鲜红  
和你呵——不朽的英灵  
互映辉煌

当然更要告诉你  
战友 告诉你一个喜讯  
一年来雷声不断  
而且更密而且更响

每一次 雷声来自北方  
我们不禁流泪

泪花里闪烁着  
理想的光芒

而这样的時候  
朋友们都  
加倍念你  
我们大家都加倍念你啊

为了大家的理想  
——一个伟大的愿望  
你把生命的征途  
一气冲完

为了大家的理想  
——一个伟大的愿望  
你已经尽了  
最大力量

我凭弔在你墓前  
悄悄地在心里  
我这样立下  
誓愿

——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  
以你为典  
我愿意永远  
奋勇向前

南 岩

## 不平言

事情是这样的，七月十一日——校友们在母设宴庆祝C老师的荣休。到会者多至二百名。些校董、教师、社会人仕都来参加。我们这位母校执教了廿六年的C老师，今天乘着休职的会，将他显然是以前不便脱口的话，在会上发了出来。原是说了些“办学困难”、“不能尽心”、“如何对不起小朋友们”。……之类的“心”话，本是极平常的事，既没有“言过”之，也用不着担心什么。想不到竟也引起了人家惊慌失措，跑上讲台，连声劝说“这里说了，里散。”言下之意，不外说——“这是犯法的。”好一张“仁慈”的咀脸！好一个“知法”董事！竟也把青年人视为没“辨别是非、思考坏”能力的可怜虫么！

什么法律、何谓“犯法”，谁草拟的法律，们是很难懂得的。用不着加以提醒，我们也懂该抱什么态度。不过总不能事无大小，凡事都声不响，闭起咀来任人摆布、宰割！说“我们毕教走下坡了。”就犯法么？谈起“华文教育的问题，真会严重到“这里说了这里散”的地的了么？我们的“民族自尊”哪里去了！被“法”蚕食了么？

我们是贯于被压迫及被任意侮辱的可耻民族站在维护正义、公正的立场勇于作出无畏的

直言；为我们的教育问题说几句话有什么值得“惊诧”之举，何必要闪闪缩缩；摆什么臭“架势”，故借“关怀”而为自己的主子效“犬马之劳”；而让我们青年的一代永远被罩在可怖的阴影里，甘心任人吞食直至毁灭么？这种居心是不难看出的。这样的人也是不难辨别的；——一个专门仰人鼻息、仗人权势的民族败类！

可惜就是脑袋小了一点，装不下什么大学问，当然更拿不出当代宋子文的蒙臣“本领”来了。不然的话，我们可要惊叹七十年代里又出了一个“大汉奸”！

对这等离弃“民族感”的人，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务必揭穿他们的可耻行径！这样的人，经常都在奉承他们的“主子”，履行他们的“西方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主义”的帮凶！对青年人施行恐吓、压制的“卑劣”手段；不管是出于“自觉”的或“不自觉”地甘心做着“殖民地主义”的走狗，我们是一样看待的。

说到“犯法”，于今也不能吓唬多少人。这样的事在其他的国家也是有着的；——在美国——“有色人种”的法律不是立得更精细、更可怕吗？这是什么年代了？人家敢于“做”的事情，我们连“说”的勇气也没有了么？人家已“做”出来的事，我们连“说”的权利也没有了么？

## 關懷

# 演劇場與劇社的演出

我們明白：由於舞台演出是會比文藝書刊更具影響力，因而搞演出所遭受到的壓力也會比搞出版來得更重更緊。舞台藝術工作者為了爭取到公開演出，是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妥協的。有原則的、有價值的妥協，向來是不被否定的。先進的文藝工作者早已指出：“維多利亞式”的演出是可以較間接的、較含蓄地反對腐朽勢力、歌頌新生力量，並向民眾指出應走的道路的。

不過，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公開演出，卻不十分令人滿意。一些較不甘走入邪門的劇團，它們所搞的演出並未能給予觀眾正確的教育，對腐朽勢力缺乏起碼的剖析，難以使民眾看出他們必然滅亡的趨向，而對於新生力量却甚至有了歪曲，指出的道路十分模糊。

就拿“藝術劇場”的演出來說吧。“劇場”去年演出的《絞刑架下的中鋒》，雖然有某些地

方已經不適於今天（關於這些，已經有劇評者指出過了），但它可取的地方是足以蓋過其缺點的。而今年初“劇場”所呈獻的演出，卻是檢了個在文革中已被批判的劇本：阿英的《不夜城》，劇中擺出了不真實的工人形象，其內容比起《絞刑架下的中鋒》是退步了。

而“劇場”最近所上演的四出話劇，除了第一個本地創作無可否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外，其他三個劇本的內容更可說是倒退了。

象《劇團春秋》和《藝術與愛情》這樣的劇本未免太過時了。要是此時此地的劇團里，還有象《藝術與愛情》里的羅美玲那樣的人物，根本不弄清楚藝術是為什麼人服務的，而只不過為了自身的興趣與志向，就不惜向封建勢力低頭，搞其為藝術而藝術的東西，那么就實在太可悲了！就難怪久久未見進步，就難怪還需要演出象《劇



《剧团春秋》这样糊涂可笑的故事来“教育”本身。

“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文艺工作者起码应有的认识。然而，《剧团春秋》和《艺术与爱情》里，却连这起码的思想基础都没有，它们根本忽视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

——为了从美宝那儿得到资产阶级对为贫苦儿童进学的义演的“支持”，竟可以让美宝这位资产阶级贵妇饰演被封建势力逼死的丫头鸣凤？——有这等超阶级的艺术吗？！

——由于美宝的“推票”，整间剧院都将被资产阶级垄断占据了，那么，为这些资产阶级（的金钱）演出《家》这样的剧本，不分明是超阶级的艺术吗？！

《剧团春秋》里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批判这

种荒唐透顶的“超阶级艺术”的思想。倘不是美宝反脸而去，那糊涂的导演是还无意去掉那颗毒瘤的。

同样的，在《艺术与爱情》里也存有“超阶级艺术”的毒素。

罗美玲这个虽说是贫苦出身的少女，为了能从事她所喜爱的舞台艺术，竟可以千方百计，不惜丑化下层人民来取悦那位十足的资产阶级（而且是与封建势力联合）的导演，以挤进资产阶级的为名为利的艺术团里去。这难道不又是“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的腐败思想？！为了资产阶级的艺术而向封建势力投降、甘愿舍弃爱情，这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值得同情？！

由此可见，这两个剧本是存有厉害的毒素的，它不但不能对人们有什么教育作用，反而会害死人！



至于《一个苹果就是一个世界》，它的收场是很令人不满的。我们虽还不能表现出受压迫民众彻底觉醒的一面，但也不能以“走上邪路”这样消极的结尾来收场呀！这个剧本不但办不到革命现实主义，它连批判也办不到。

所谓“逼上梁山”，指的应是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剧场”的演出特刊里，却把马溜的“走上邪路”称作“逼上梁山”，岂有此理？

“剧场”如此教人失望，而“剧社”又怎样呢？

首先，不少人就觉得儿童剧社与青年剧社这儿的表演很肉麻。而我虽也感到看了有些难受，但我以为，他们的夸张表演的风格，可能是较能取悦孩子们的。《雨季来了》和《大灰狼》是儿童剧本，对这两剧的演出，在内容与表演上都无可厚非。可是，对于《装死的这回真的死了》这

个应该是属于“剧社”的青年所呈现的剧目，我们的要求就需要高一些了。

据说《装》剧主要是教育人们不应招摇撞骗。时至今日，我们还值得花了那么多的财力、精力，请青年到剧院去接受这等教育？这是迫切的吗？到了这个阶段，还停留在提供“基本道德”而不见比以前有什么提高，这是进步的吗？如此下去，教育与被教育者岂不都成了半斤八两？

何况，通过这样的故事来教育青年“应该勤劳诚实”也是不恰当的。

阿宝的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官僚阶级思想，正是由封建制度造成，由皇帝赐给的，而现在却由那荒唐无道的皇帝来惩治这个变相了的官僚，这是很不恰当的。判除阿宝的贪得无厌的官僚思想，是消灭他们的阶级，推翻整个不合理社会的问题，这和改造民众的错误思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看了“剧场”与“剧社”的演出，实在令人很失望。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所希望于舞台艺术工作者的只是：多在思想上下功夫，能明辨是非，能慎重选择可通过又有正确思想意识的剧本，免得再推出些非但没有进步，反倒误导民众的演出。

以上的评论，都是坦率的。希望各位对我说错的地方进行纠正，对不误的地方就努力克服过来吧！

七一年九月十九日





莫非

呵、呵、我們要把你的雕像立起來！

## 呵呵篇

呵、呵，我們要把你的雕像立起來！我們怎能忘記，我們——是你最忠誠的子孫。這一百五十二年的一切的榮耀，呵、呵，都歸給你的恩賜啊！

呵、呵，雖然，我們和你不同膚色。呵，請你相信，我們的舌頭能運轉得和你一樣靈活；你的文字同我們一起，在這裏橫行。一切都象你生前的願望。那風俗習慣，也要在這一代，把它變了樣。呵、呵，我們的祖先，你地下有知，應當歡喜，用筷子的人已不多，孩子都改口叫爹地、媽咪……。

呵、呵，我們從不數典忘宗，一百五十二年，這年代，我們可記得真，呵！我們的祖先，你的歷史，我們要重寫重編，那時候，是你，率領三千精英，從踏不裂天降臨……這這這……都要編入教科書，讓下一代永不忘。呵呵呵，你剛強勇猛的精神。

呵、呵，今天把你紀念，雕像再立，在你靈前，獻上我們的心，呵、呵，你九泉有知，我們扞心無愧，呵、呵、呵，魂兮歸來，我們的祖先。……

# 给林琼先生的答复

林琼先生：

在六月出版的《新文艺》第十八期上面，看到了先生的《新诗杂话》；其中第二则，谈到淳于汾先生的《无意思街风情画》的时候，涉及了我的一些看法，拜读之余，颇有不以为然之处，顺笔写下，算是给先生的答复。

我曾经说过，《无意思街风情画》的表现手法，只是“停留在‘一般现象的罗列’的水平上”。而先生以为这样的说法，“有其不到之处”，并“不全对”。

为了否定我的看法，先生首先给“一般现象的罗列”这个句子，下了定义：

“所谓一般现象的罗列，是死的东西，死的现象，没有感情的波动，就象摆设橱窗一样，虽然五颜六色，终究是不能活跃的。”

而后，从这样一个“定义”出发，先生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我以为这首诗还不致于这样，它还具有一份反映现实的力量，也有讽刺的意味。”

对于上面的推论的过程，我要说，我完全没有异议。假如在认同了先生的“一般现象的罗列”的定义后，把推论工作交由我来执行，我也会“以为这首诗还不致于这样”的。

然而，对于先生的看法，我不是说过不以为然的吗？

是的。因为，那个能够使先生的论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那个由先生一手杜撰出来的“定义”，并没有谁赋给它可以强人赞同的特权！

这里要着重指出，文学作品是客观现实在作者的头脑（主观）中反映的产物。不管作者在反映的过程中，怎样的力求“客观”，作者本身主观上的爱憎观念，总是无可避免地渗透其中的。

换句话说，所谓“没有感情的波动”的文学作品，是客观上并不存在的。

因而，先生说：《无意思街风情画》不是“没有感情的波动”的

文学作品，這無疑是正确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這個判断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问题的争执点，本不在此。实际上，“一般现象的罗列”，也就是人们口头上所惯常说的：“罗列现象”。這是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

为了弄清楚這個字眼的內涵，让我们引录夏函在《文学原理》里头，对于自然主义文学所做的一段叙述：

“它（自然主义文学）否定文学本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原则；否定文学作品对所反映的现实的深刻理解，只作末微细节的描写；否定文学概括性和典型化；否定作者的美学评价和社会评价。”

這一系列情况，和淳于汾先生的《无意思街风情画》一诗的创作，不正是十分“协调”地吻合着的吗？

原诗引用的次数太多了，這一次让我们来看看先生自己对這首诗所写的介绍（它或许更能传神）。

“這首诗一共分为八段，第一和第二段可以说是‘引言’，第三段写出了这条街最‘热闹’的时间是在午夜过后，第四段写出了午夜后的街景，而第五、六、七段是這首诗的重点，反映了这条街的特殊现象：外国水兵的胡闹，男娼女妓的活跃。第八段也是最末了的一段，可以说是這首诗的‘结语’。”

这样的一首诗作，不是在对“无意思街”做着“现象表面繁琐的反映”，难道还可以从中看出对不合理的现象有什么“本质”的揭露吗？

这样的一首诗作，硬硬的不肯承认它是“一般现象的罗列”，先生岂非要让左拉先生后继无人，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

对于《无意思街风情画》一诗的结束，先生还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這结语写来不够好，的确有点‘不屑’的意味，若不能慷慨陈词，也应深痛恶绝，或表示一份沉痛，或表示一份哀愁，都更能达到讽刺与控诉的愿望。”

# 暴發戶

## 向上

有一只蝙蝠倒挂在一棵树枝上，看它满腹饱胀，引起树上一群麻雀的诧异，便问道：『看你昨天还是皮包骨，怎么今天竟然如此肥胖，你到底是怎样发福的呀？』

蝙蝠的眼睛只开一条缝儿，嘴里只迸出一些话儿说：『不瞒你说，我和同伴被农人邀请去赴他们果园里的宴会，一整夜不停地咬食甜美的果实，使到我的体重加了两倍，无形中使到我的身体发福了！』

众麻雀听了，羡慕极了，争着要求蝙蝠今晚带它们到农人的果园里去。

『好吧，』蝙蝠答应道：『如果农人不拒绝的话，你们尽管跟着我去，反正果园里的果实，

我是吃不完的。』

是晚的深夜，麻雀们跟随着蝙蝠飞到一处农人的果园里，它们静悄悄地栖息在果树上，便疯狂地大吃树上的果实。

蓦然，「呼」的一声，那只蝙蝠便象流星似的坠落树下去，吓得众麻雀魂飞魄散，拼命飞逃。其中有一只惊怕得飞不起来，只好躲在树丛中，一会儿，它听见树下的农人斥骂道：

『这些偷穷之徒，就象人间的暴发户一样，只知道损人利己，拼命地摧残和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对付这些「暴发户」的畜生，不能指望教育它们，只有彻底地消灭它们！』



言下，似乎很有不胜惋惜之慨；但，這其实也是不必要的。从诗歌本身来看，這樣的结束才是“顺理成章”的。贯彻着全诗的，本来就是一种异常冷漠的“知识分子自鸣清高的”“不屑”的情感，要是到末了突然来一个“慷慨陈词”或“深痛恶绝”那才是怪吓人的呢！

暂时谈到這里，顺祝，  
文安！

歌一全  
21-9-71

■ 田 農 ■

# 美手看不懂

最近常常听到一些朋友提起，有相当大数量的讽刺诗作，不容易看得懂。有些还认为，这些诗创作，有点象现代诗，不知所云。（当然，那根本不是现代诗。）

对于这个意见，我曾经分别和一些朋友交换过意见，大家认为，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点：

不便明言直指。通常讽刺诗都是针对时弊而发，很多时候碍于“客观环境，是不能过于“随便”的；这里毕竟是一个讲“法”的地方。作者们当然不惧狂吠者的蠢动，然而“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的人是有一些伎俩的，作者们当然不会相形之下显得蠢笨，于是就比较照顾技巧了。

另外的原因是因为多数讽刺诗，主要取材自一些新闻，如果读者平时对报章视如陌路，不注意大大小小的新闻的话，当然就会蒙蒙然地不知所云了。

要不是十分必要，作者通常都不会在诗首处，把某一事项加以赘述。对于夹带一个副题，也要看是否必要，若不然就会有画蛇添足之嫌。

《笔端》创刊号中的冷水篇，有一篇“也是故事新编”，作者刀旦，就是一个例子。

这首诗由于题材的关系，显然是很受限制的，作者不能太过“随便”地滥用“自由”的权力，因此他只好含蓄地写着：

這地方没有过  
這樣的故事  
老虎发了怒  
攫捕捣乱的猴子  
（猴子的捣乱  
只是把好事  
略为传扬）

如果读者在不很久以前，有注意过某报曾以重要版位刊登本地的一件大新闻的话，相信是会了解刀旦君的意思的。由于那新闻很大，懂得的人是不不少的。这首诗最大的限制，便是由于第一种原因。

好象羊歌君在《文娱天地》第三期的“三百万”，那是比较不受第一种原因限制的。巴士车“改革运动”声中，曾有专家透露，这次的“改革”，可以使巴士车公司多赚三百万元。在整个事

# 大 夥 兒

向 鋒

如果有风砂  
大伙儿冲着它  
去攀登理想的峰头  
在泥泞的脚下踏一层厚厚的土  
那脚印将说明  
谁的壮志凌霄  
谁的意气风发

如果有巨浪  
大伙儿 起帆  
投身波澜壮阔的海上  
年青的心和大海比一比  
谁最勇敢  
谁最激昂

呵

真  
理漁  
鳴

呵——

真理

只有你

能使生活充满希望

只有你

能使黑暗变成光明

当太阳失去了光彩

真理

能使日光

恢复往日的雄威

当兀鹰虎视的出现

真理

能幻化成为

一响准确的枪声。

件中，這件新闻并不比改换路线惹人注意，而因此对三百万所指何物，也就有人不甚了了。這是第二种因素造成的。

作者在写作时，是应该照顾到這些客观效果的；然而，這毕竟是两方面的事，读者们也要提

高他们对這社会一些事物的了解，那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這樣的看法，可能是不够全面的，还望诸君斧正。

# 途 中

史 耀



在星岛，与久别了的朋友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极有意义的春节。初四我又得收拾了行李北上——回到那已经熟识了的农村去了。

坐在北上的“巴士车”上，心里回想着前两天老朋友们给我的激励。在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了他们的手，心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决不能让朋友们失望！

看着波涛滚滚的柔佛海峡，我的心啊！它早已飞回到稻田、胶林、农田里去了。

“麻烦死人了……听说将来还要填表格呢！”

我听到座位旁边一位搭客与他的同伴这么埋怨着说道，在这同时；“巴士车”也就停了下来，我往前一望，在长堤前方已排了至少半哩的汽车长龙了。此后车子也就成了蚂蚁一般，只能一寸寸地爬行了。

与许多人一样，我跳下了“巴士车”甘愿走过长堤不搭车了。

在我的后面有一位年老的马来同胞也跟着下车，他手上拿着两个大行李箱，看他满面皱纹，乌黑粗糙的皮肤，我马上就知道他定是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我赶紧走过去向他说道：

“亚伯，来，我帮你拿！”

“不必，不必，我还可以！”

不等他说完，我已经从他手上把行李拿过来了。

“先生，那真谢谢你，你真好啊！”我只是笑着引导这位年老的马来亚伯靠着长堤的边缘走。

“亚伯，你是从哪里的‘甘榜’出来探亲的吧？”我猜着问他。

“是啊！我住在吡叻，去新加坡看我的女儿呀！”他带着浓厚的马来土腔，并且说得很快。

“住在吡叻，你是一位农民吧？”

“是的，是的，你真有力气！我是一个稻农，现在的生活难啊！我想探访女儿储蓄了两年呢！水灾以前我出来，现在我的家不知道怎样了

呢！我家还有我的儿子与我的老伴……。”我从他忧郁的脸上看出他内心的焦急。

“我相信你的儿子会很好照顾他母亲的！”我只能这样安慰他。

说着说着我们来到了“卡士担”（关口），老伯的两个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而且还失踪了一包马来糕饼！

越过了“卡士担”，我们步行到车头，由于老伯不熟悉，我帮他找到一部直透吡叻的“的士”，搬上行李，老伯在行李中摸出了一包糕饼说是他女儿做的，一定要送给我，他还告诉我他的

地址，要我上吡州时一定要上他家去坐。推辞不了，我只好接受了他的礼物，并答应他，有机会我一定去拜访他。

临走时，他对我说：“我觉得今天象你这样的好人是越来越多了！”

“我那算什么好人呀！不过，我同意在这世界上，好人是越来越多了！”我握过了他的手，说声再见，便告别了这位和善的老人。

跳上了亚依淡的“巴士”，带着欢欣的心情，车子开出了新山市区，很快、很快……古来山已遥遥在望了。

## 歸

提起简单的行李，  
跨上将远行的客机，  
黯然地告别了亲人朋友，  
再一次，你回顾了这苦难的土地。

你看不到夜空的北斗，  
你受不了这赤道的急风骤雨，  
多少次呵，你抱怨这儿空气太沉闷，  
你感叹画笔找不到归依。

经过苦闷徬徨的摸索，  
幻觉里你找到了现代的桃花源——  
那塞纳河畔的花都，  
也许有你梦想中的仙境。

可是，陶渊明又岂能在桃花源中久留——  
你梦想中的新天地呵，

公社的火星还藏在她的怀里，  
五月的风暴是它重燃的序幕曲。

大汉山的呼啸在你耳里沉寂了；  
新加坡河畔再也找不到你的足迹。  
失去了亲人伙伴的慰励，  
你将发觉画笔已凝冻在隆冬严寒里。

听听那返家心切的归歌吧，  
离别乡土多年的儿女在准备归行。  
扬起画笔写个归字呵，  
当幻觉破灭感到无依时。

土地母亲会张开双手把你欢迎，  
向你指着那漫天灿烂的火星——  
当你把画笔交给她时，  
你的笔下就会带着急风骤雨的威力……



## 好東西歌

南边整天开大会①，  
 北边忽地起烽烟②，  
 北人逃难南人嚷，  
 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  
 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  
 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  
 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  
 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  
 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  
 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  
 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原载于《十字街头》  
 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魯迅

先生諷刺詩作介紹

①指当时在南京开幕的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②指三一年十一月廿二日，日军进攻锦州。

# 掃 帚 星



自从唱歌的  
被称为“星”  
这个世界  
也就不再那么太平

星星虽不是  
普通的人  
(因为他们有那种声音)  
却也须要  
多种维他命  
据说除了A B C D  
“M”是最最要紧①

只要家乡的负了心  
他们就到海外找寻  
找寻那  
金色的命运

于是呵  
阿里山那讨厌的  
泪眼盈盈  
太平山下的

“三缺一”神君②  
一声“我的心  
在南海之滨”  
便在巴爷里峇降临

跑码头的  
当然满肚子蛔虫都是  
鬼灵精  
出来捞的  
也一定根根牙齿  
都圆滑机灵

就算闭上眼睛  
也会把话背紧  
“这里呵  
多干净  
看不见一个牛奶罐  
找不到半个玻璃瓶  
这里呵  
人们年纪轻轻  
就已经有无比的热情

本地「藝人」新近運交掃帚星，故題之。

其中当然是  
访问员最行  
一下子追问芳龄  
一下子涎着脸探听  
“娘惹苏拉高云？”③

然后唱一曲  
还给你 爱情  
接着便  
送过去 黄金

一个个星星  
象逐臭的苍蝇  
嗡嗡啾啾  
来个不停

再大的金矿  
也没法长期大量供应  
何况土产的星星  
同样爱金如命  
于是呵  
争夺战便暗中进行

第一回合的钟声响了  
竟然是外地的星星比较明  
虽有“请用本地货”  
还是落得冷冷清清

色土风鸣起了不平  
大提琴低诉着不幸  
他妈的派五个代表  
寻求法律途径  
告上法庭

好戏才刚上镜  
可不望快快就停  
最妙是来个公堂对唱  
好替东西文化交流地  
增添一点奇景

- ① Money的意思  
② 某流行“哭”者缺一肢  
③ 巫语“姑娘结婚了吗？”

# 冷水篇

# 鬼 節

乌格斯  
九日  
先有预告仪式  
下来唐人七月  
是  
鬼的大日子

鬼的大日子  
于是有  
演出无数  
集会无数  
专为把虔诚心意  
向鬼表示  
专为把鬼节欢度

在路旁  
搭一个戏棚  
挂一面红布  
上头  
写着“庆赞中元”  
这么几个大字

这样的演出  
形式太俗  
节目过时  
对象只能是  
贩夫走卒  
愚夫愚妇  
这不是  
主要的庆祝

主要的庆祝  
这才是：  
集会  
在礼堂  
牛鬼蛇神  
魃魃魃魃  
全聚一处

听几回歌  
看几场舞  
酒酣耳热之后  
总有  
大鬼致辞



# 阿 派

阎罗（或他的头目）  
搬弄几个公式  
把喧赫成就  
随口编出  
（这是讲演者  
第一要务）

——枉死城  
新植  
许多花园  
堪称“花园城市”  
生活于此  
身心无比舒服

——忍受敲骨吸髓  
剥皮抽筋  
是阴府子民  
应尽义务  
刀山与油锅  
锻炼刚强勇猛的  
场所  
更新添“盆地”好几处  
（感谢上帝投资  
佑我阴府  
繁荣进步）

庆祝鬼节六度

展望将来  
宏业可图  
满怀舒畅  
踌躇满志  
乐坏了群魔  
翩翩起舞

这是乌格斯  
唐人七月  
鬼的大日子  
常有的鬼故事  
当然更有  
非鬼的故事  
你会  
耳闻目睹

钟馗  
在北部  
燃起捉鬼符  
张天师  
潜伏在阴府  
准备把鬼除

这样看来  
妖魔的末日  
也就可以  
预卜！

# 冷水篇

# 對 不 對

人们只会说  
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但却不曾想一想  
這说法对不对

人们也会说  
這是一个万恶的社会  
但却不曾想一想  
這说法对不对

还有更多的称谓  
譬如说人剥削人的社会  
譬如说拜金主义的社会  
.....

说這些话的人  
一定不是大老板  
也不是大人先生和专家学者  
因为這不合他们的胃口

我们只听到  
這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好象是  
這世界只有这么一个  
独一无二的社会

一切难题

都因为是多元种族  
只要没有暴动  
就是最可赞颂的成就

一切的痛苦  
都该忍受  
只为了是多元种族  
不能要求过分

那种恨恨不平的称谓  
吃人、万恶、人剥削人  
都不对  
都不对

但是大家都忘了  
诗人在高歌赞颂  
(似乎失了踪的)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這才是  
千真万确的  
对

查  
利

谁敢说  
我们天堂  
失业的人  
有四百万？

我们的有烟工业：

山姆的工厂  
约翰的工厂  
太狼的工厂  
正烦请不到啊  
工人  
一天两块半

请跑去大酒店看看  
我们的无烟工业  
常常非常缺乏啊  
瘦燕 肥环  
种种色色的应召女郎  
(这一点都不夸张  
虽然人数火箭上升  
还是填不满  
来自东洋 西洋  
老爷们惊人的胃量)

如果不信 请看  
所有报章

一大版一大版的广告栏

不是  
征聘年轻 貌美  
深知旅客意思的  
「导游」女郎  
便是  
招请闲得没饭吃的  
工人  
待遇从优：  
一天两块半

是那个唯恐天下不乱  
敢说  
我们天堂  
失业的人  
有四百万？

是那个唯恐天下不乱  
敢再  
胡言乱嚷？  
天堂特产  
维他命特多的  
乌豆饭！  
准让他  
大口来尝！

一  
律  
嚴  
辨

牛  
力

修路仪式开始  
我们的大人先生  
站在人群前致辞：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典礼  
为了大家的便利  
我们一起来把路修筑……………」

大人先生说做就做  
真的握着一把锄头  
走到砂石堆前  
却只摆一个姿势  
让对准他的摄影机  
把它收入镜头里

然后大人先生  
由人拱着  
大摇大摆地  
这里望望看看  
那里指指点点

居民们锄起锄落  
清沟的清沟  
填窟窿的填窟窿  
但是大人先生在那里？  
大人先生在那里  
明天的报纸  
会有他的影子。

修路

# 短歌二首

吴克

前途  
寶

各位同学  
你们应该知道  
华文决定你们能否通过会考  
虽然你各科成绩都很好  
只要你华文一倒  
结果你还是考不到

其实要考到华文并不难  
只要你们平时有注意  
测验部分相信不会有问题  
只有作文是个大顾虑

站在帮助考生的立场  
我每年都替同学抓作文题  
结果获得很高的巴仙率

今年我也抓出最最热门题  
中四两题只卖五块钱  
高二三块一题  
价钱便宜合理  
存货无多  
有心的同学请赶早邮购  
以免向隅

各位同学  
你们的前途就决定于会考  
因此，大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免得误了自己  
终生追悔莫及

# 老校长

冷眼看

老校长周会上训话  
神情黯然  
「明年初我就要退休  
希望在退休前好好干一番  
同学们千万要合作  
学校才能保住好名望」

老校长要好好的干  
同学们个个心烦乱  
不到一个星期  
壁板上布告一张张

某某团体主办论文赛  
冠军宝座我校绝不谦让  
某大专文艺创作比赛  
中文学会得把第一炮打响

响应全岛校舍清洁卫生赛  
停课半天又何妨  
他自个穿上短裤装装样  
同学们卖了力也会心甘

一纸命令华乐组  
青年节好歹要把台上  
舞蹈练习花半年  
为的是青年节时亮亮相  
合唱团 口琴队  
岂可一声不响  
国庆瞬息就来到

制服团体绝不可缺场

那管同学功课紧  
天天彩排又练习  
缺席一刻准遭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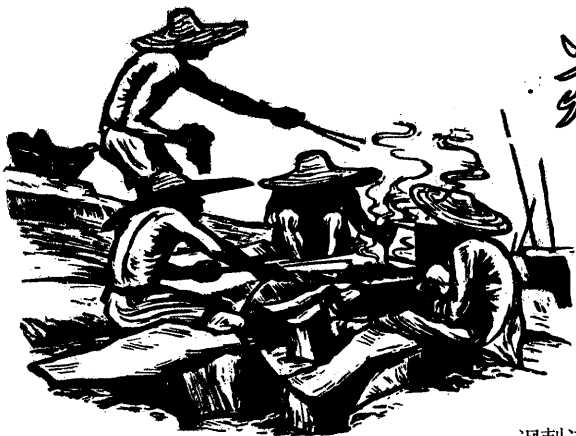
「样样比赛都得参加  
别人才知我校强  
冠军失去虽足惜  
争个入选还不是一样」  
老校长口沫横飞得意洋洋

「年底会考不是闹着玩」  
死教材硬逼同学钻  
「千万不可落人后  
使我做校长的难堪」

只要能捞个名望  
利用学生可易如反掌  
学业品行操在手  
那怕你不卖力干  
有谁敢于持正义  
小过大过即刻奉上

这个教育界老千本领真高强  
招摇撞骗数十载  
误人子弟罪恶满贯  
竟然还得了个御赐公共服务奖章





# 关于讽刺诗的 笔谈

讽刺诗的大量出现，使我们的诗坛呈现一片生气。

两年多来，讽刺诗发挥了它的锋利的光芒，以严肃而有力的风格，漫画式的笔调，对着这丑恶的现实，发出猛烈的嘲讽。

有不少的作者，在努力地写讽刺诗，而且都写得通俗、浅白，技巧上也相当成熟。有不少的讽刺诗，不仅节奏明朗，喻意风趣，而且短小精悍，一针见血。

讽刺诗虽然也讲究含蓄，讲究比喻，使读者在联想中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从而得到启示，得到鼓舞，但含蓄的同时，还是要讲究通俗易懂的手法，所谓“一点就破”，让读者能抓住主题思想，能领悟内容的喻意，因此，含蓄中最好不要用太多的典故，或是过于迂回的笔调。

讽刺诗的锐利、明快的风格是受到广大的读者的喜爱的，让我们再接再厉，把讽刺诗写好。

諷刺詩

的

光芒

楊左

# 一 些 看 法

關於諷刺詩的筆談

一

諷刺詩是一種在敘事、抒情基礎上，融入諷喻的思想感情的詩體。這種詩體，早就存在詩歌的範疇內。體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管是以敘事的手法也好，抒情的手法也好，或者是我們今天所要談的諷刺手法也好，到底都是屬於詩歌的體裁，因此，我們是不必要把諷刺詩特地從詩歌的範疇內分出來的。

二

和其他文體一樣，諷刺詩的寫作材料來自生活。我們儘可把矛頭對準現實社會中的牛鬼蛇神，掩人耳目粉飾太平的措施、政策……牛鬼蛇神儼然威風八面，我們就抬他個四腳朝天；諂媚阿諛歌舞昇平，我們就送他兜面冷水絕不放鬆。總之，不管是人、是事、是物，都是作者創作的題材。

三

諷刺詩有的風格含蓄，有的風格明朗。風格含蓄的諷刺詩，較難令讀者領會；因為作者委婉地去描繪，所以他所要諷刺的對象就若隱若現。這樣一來，讀者必須用些心思，認真地、仔細地、深入地去分析、體會，才能領悟，才能引起共鳴。

風格明朗的諷刺詩，毫不費心思就能看出作者的心意，作者的思想感情，赤裸裸地展露在讀者面前。

含蓄的諷刺詩也好，明朗的諷刺詩也好，作者的創作意圖，應該是一致的——即是暴露社會的本質。要達到這目的，淺白通俗的語言，潑辣的筆調是最基本的條件。

## 四

愛憎分明，應該是諷刺詩創作的最大優點。要求詩歌的創作能成為匕首、投槍，諷刺詩無疑是最

直接，最有利，最能表现的形式。

一般来说，讽刺诗的创作，都是针对社会的弊端、以及敌人的要害下手。至于要赞美好人，好的事物，讽刺诗这种形式就难表达出来了，这可以说是讽刺诗的局限。

## 五

当前，马华文坛出现大量的讽刺诗作品，这些作品，也争取了读者们的重视。在各类报纸的副刊，以及文艺杂志上，我们都可读到讽刺诗的创作。停刊的《奔流》月刊，就曾特辟一栏“抬杠”版，专门刊登讽刺诗作。所发表的作品，题材新颖而又多样化，而且对现实社会的观点、态度和立场都是正确的，不论从广度或深度来说，都是令人满意的。

除了报刊、杂志上的讽刺诗作外，我们还有讽刺诗集的出版，除了在封底标榜第一本出现在马华文坛的讽刺诗集——淳于汾著的《参差集》外，还有一本是鲁生先生著的《街头小唱》。不论就艺术风格，以及思想内容来看，《参差集》都是难与《街头小唱》相提并论的。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作者对社会的观点、立场和态度的不同。一般而言，《街头小唱》里头的作品对腐朽的旧社会制度的爱憎是明朗的，而《参差集》里头的作品却对腐朽的旧社会制度存着同情，因此背离了人民大众和时代发展。

此外，要提到的是《笔端》的“冷水篇”，这是讽刺诗作的专栏，就第一期与第二期所发表的作品来看，成绩是相当令人欢欣的。希望作者们能好好地利用这一块沃土，创作出更多更美好的讽刺诗。

## 六

讽刺诗的表达方式，直接还是间接好呢？这个问题，相信是每个诗作者都曾想过的。直接的表达方式，当然较易为读者接受，尤其是有助于文化水平有限的读者理解。可以这么说，直接的表达方式较能达到大众化的目的。但是，在恶劣的环境里，阻力重重，有很多题材，除了利用间接的表达方式，是难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讽刺诗的表达方式，在客观的环境里是要看题材来决定的。

当然，我们是希望作者能尽量避免耍弄技巧，尽量避免把诗写成成语的。但有时为了客观环境的阻力，读者们最好也能多费一些心思，接受那些作者以间接的手法创作出来的讽刺诗作。

# 我对讽刺诗的认识

劉用

什么是讽刺诗？

這问题的确令人头痛。

或许有人“望文生义”，直解：讽刺诗嘛，当然是指具有讽刺性、讽刺力的诗歌！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总觉得有点儿含混，甚至于“偷鸡”。因为从这里又可以引出很多问题：讽刺，什么是讽刺？讽刺诗的内容、形式……又和正统（普通）的诗歌有什么差异呢？

讽刺，鲁迅先生曾下过很精确的注解：“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须是会有实的，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件事情在那时却已经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提一提，就动人了。”（且介亭杂文二集）我们的讽刺诗，也就

具有了这些特点，都是有感而发，有的而放，言之有物的诗歌；因为它轻轻地把那将丑恶隐于朦胧之间的“遮羞布”揭开，使人们看清那美丽之后的丑怪咀脸，就使得它特别“动人”了。举个实例：

三千吨的教材  
三万吨的活力  
三安士的师资  
无重量的子弟

——小凡的《教育》

再如马德的太平歌：

犯罪案件  
我们比纽约少  
电视雪柜  
我们比爱斯基摩人多  
喜屁士，我们比三藩市少  
有汽车的人  
我们比喜马拉雅山的居民多  
空气污浊吗？  
不！我们比东京好得多（第一节）

都是一针见血地剔出问题的。

这样的内容，已经根本上和正统诗歌脱离。虽然正统诗歌除了颂扬好人好事之外，也善于揭露和打击社会的黑暗面，但都是正面的暴露，缺少讽刺诗那种一语道破的效果。打个比方：对于一个戴着美丽面具的魔鬼，正统诗歌，往往痛斥魔鬼的罪恶，乃至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服读者；如果是讽刺诗，则只是轻轻地把魔鬼的面具撕破，让读者亲眼看到魔鬼那狰狞的面目，而惊讶，而愤怒，而痛恨！而且讽刺诗在撕下面具的一刹那，是冷酷无情的，它所欠缺的，是正统诗歌那股激昂迴荡的感情。

要达到讽刺诗所要达到的效果，在形式上，讽刺诗再不能龟缩于正统诗歌的创作方法（虽然正统诗歌的天地异常广阔），它必须飞跃而起，突破正统诗歌的框框，才能配合它的要表达的内容。

在这方面，我们讽刺诗的作者，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到了现在，无论创作手法、语言、节奏及韵律等都和正统诗歌显著不同。如《笔端》第一期里羊歌的《无题》：

不知底细  
请别大发脾气  
在非洲  
吃蚂蚁  
啃树皮  
一点也不稀奇  
（当然  
這一切  
不便明言鼓励）——（第三节）

正统诗歌，是绝对不能如此嘻笑怒骂的；讽刺诗则非嘻笑怒骂不可。嘻笑怒骂，才使讽刺诗具有投枪匕首的作用。

在诗歌语言上，讽刺诗可以说开拓了一条新的、值得摸索的道路。讽刺诗作者搜集了很多俗语方言、翻译名词，甚至英语入诗，一新读者耳目。如下面的一些断章。

拿到今天看

Old fashion

不成样——《天堂颂歌》·牛涕

立刻有骑着太空船的“鸟人”

——《说起来谁也不相信》·佟暖

来自那些

“大粒”的东西

——《霸王别姬》·阿派

讽刺诗的语言允许极度的夸张。它的夸张，在于将反动者腐朽、丑恶的本质，放大地映现在读者面前，引起读者的共鸣！

由于白色毒雾的重重弥漫，讽刺诗作者都尽量将自己的利箭伪装起来，然后才射出去；有的甚至采用“回力棒”的方法旁敲侧击。所以，一般上都比较含蓄。这种表现手法是应该肯定的；但最近似乎越走越远，好多首讽刺诗都过于含蓄而变成晦涩，一般读者不容易理解……这是题外了！

除了这么多，都是我个人对讽刺诗的一些粗浅的认识。而我所要阐明的是：讽刺诗，由于内容、形式别具一格，已经和正统诗歌大不相同，成为诗歌范畴内一种新的体裁了。它之于诗歌，就如杂文之于散文一样！

# 關 于

## 諷 刺 詩 歌

· 高水明 ·

近些年来，紧随着正派、健康文艺的不断涌现，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作品，也日见波澜壮阔。而其中讽刺诗歌的焕然兴起更可说是文坛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可说增添了一大特色。

无可置疑的，讽刺形式的文艺作品，有若锐不可当的攻击性武器，如果掌握得法，它肯定可以狠狠地刺中丑恶形象的要害。鲁迅先生所创的杂文，便是淋漓尽致地抓住了讽刺的生命——泼辣精悍，而发挥了鞭挞丑恶、黑暗的强大战斗力量。

因此，以讽刺的笔触，作为诗歌的另一种表现手法，在原则上，是值得我们去提倡和发展的。

然而，正如其他正派的文艺作品，在服务于劳动阶级的正确基础上，其所坚持的创作态度，也必需尽量寻求一种浅白、通俗的大众化语言，以便让大多数的人，能一目了然地明白作者所要鞭挞的现实，所要讽刺的对象，从而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了解生活的本质。

综观目前正派文艺界兴盛的讽刺诗歌，距离上述的标准，还是有待积极去努力的。只要我们

接触到目前的讽刺诗歌，便不难发觉，有不少这类的诗作者，虽然具有一定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表现了肯定的思想内容，然而，却在手法方面；有不良的倾向，或犯上无心的偏差。

讽刺诗歌的作者，最普遍犯上的毛病，便是表现的手法，过份含蓄，带着一股浓厚的艺术修饰味道，若不是稍有艺术修养的人，经过再三的探索和分析，是很难体会出作者的“诗意”的。然则，对于群众，又怎不读罢觉得“不知所云”呢？如此一来，岂不违反了正派文艺工作者所重视和努力的目标——为劳动阶级而文艺。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讽刺诗歌，错误地犯上了“现代派”的手法，读来有一种朦胧、迷离的感觉。形式上钻入了死胡同，虽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又有什么用处呢？

通常出现讽刺诗创作的版位，如民报的“朝花”，刚出版几期的《文娱天地》、以及创刊号的《笔端》。其中当然不乏大众化的诗作，但是就数量而言，毕竟还是少数。

写得技巧内容臻于完善的讽刺诗歌——合乎大众胃口的，更难得一见。如刊载于《创作与文

# 民歌試唱

馬飛漢

## 一 不怕猴刀鋒利

长堤摊开手臂  
抓紧南北两地  
人民一心团结  
不怕猴刀鋒利

## 二 氣死老狐狸

国土被刀割  
牢记心头恨  
人心不分离  
气死老狐狸

## 三 人手一把槍

紮营在山间  
人手一把槍  
饿豹想吃人

不敢走近山

## 四 虎死滾落山

旗帜迎风飘  
打虎在山岗  
一槍万山响  
虎死滾落山

## 五 不得了呀不得了

不得了呀  
铁桥被炸了  
了不得呀  
你看那面旗

了不得呀  
打死八条狼  
不得了呀  
快戒严

摘》已停刊)的“新龟兔赛跑”，虽然仍嫌不够诗味，却也算是比较可取的一类。至于发表在“朝花”的“霸王别姬”之类的讽刺诗作，表现的手法太过含蓄，我始终认为，是很难达到教育广大群众的效果的。（只可惜现在手头上没有这篇诗作，否则可以引录出来，供大家研究。）

以上所述，是笔者一路来对讽刺诗歌创作的

一点感想。当然，限于知识水平，难免会有不对之处，但愿获得批评和指导，以收教益。

最后，希望所有正派的讽刺诗歌作者，永远坚持服务劳动阶级的基本原则，以正确的态度，创造出更积极、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以期唤醒群众，共同努力，击退一切可诅咒的丑恶现实，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晚上，阿牛从学校回来，告诉他爸爸，老师又再催学费了。

“有什么办法呢？”

李大叔深深地叹着气。他现在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呀。李大婶从过了门的女儿那里拿来的十块钱，还不够还福婶的房租和水电费，那里有钱去交学费呢？要不是前几天女儿回娘家探望爸妈的时候，买了十斤白米，现在，全家人恐怕还得饿肚子呢！

唯一的希望是，这个星期六和礼拜天，阿牛能多卖几份马票报，多赚几毛钱。还有就是，李大婶能向黄家，或者许家，或者钱家，预先领取下个月的洗衣的工钱。

李大叔——他直到现在还是没法子走动，怎么样去外头想办法，找钱回来呢？

自从出事那天，李大叔就担心以后家里的生活问题，还好，工友们的友爱、互助，热诚和关心，给他帮了很大的忙。李大叔安心地在医院中住下来了。

可是，离开出事的那一天，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一段日子来，公司的态度真叫人生气，愤怒，不平！

除了工友和一些邻居之外，公司连派一个代

表到医院来慰问都没有，而李大叔却是在替公司卖命生产的时候出了事的！

现在，李大叔从医院里的病房搬出来，回到家里修养，也快满一个月了；可是，公司的老板对于医药费和赔偿的事还没有正式的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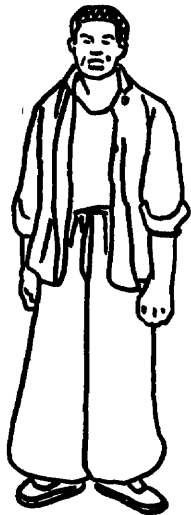
“这是我们命该注定的吗？给机器榨伤了，头家连看一眼都不！吃药、看医生，还得自己四出去找钱。”

李大婶忍不住了。

“难道说，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活该！”

“下一次阿英小龙他们来的时候，再问问看吧！”李大叔挣扎着，在阿牛的帮助下，从床上坐起来，一边说，“我不相信头家就真敢这样没

·  
江  
海  
·



托 恒 金





良心。二十多年来，我替他流了多少血汗，他不会不知道。”

“知道有什么用？”李大婶一边洗着米，一边继续埋怨着，“大肥叔为了赶工，日也拼，夜也拼，结果怎样呢？熔炉爆炸，人给烧死了，头家只拿了一百块钱给大肥叔的爸爸。这一百块钱说得好听，是头家特别送大肥叔的抚恤金，可是，那些钱还不够买一付‘大屠’呢！”（“大屠”即棺材）。

“我……”李大叔一时说不下去。大肥叔的事刚过了一个年头，那个凄惨的情景就好象在他眼前。

“我们的那个工会……”

李大叔想起了工会，心里带点侥倖的幻想。

“哼！什么工会，全是他们的人！”

李大婶這一听，更是怒火高升了。

“以前我们自己的工会是叫大家看一些好书，帮忙工友们解决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問題的。那次罢工之后，负责人没了，工会也被解散了……后来成立的这个新的工会，替工人讲过

什么话！？”

屋外忽然传来吵杂的人声。小龙和其他的工友进来了，还有一个衣着特别讲究的人。

“大叔，这是工会派来的，姓钱。”

小龙指着那个摆出一付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的人，向大叔介绍。

又转回头去告诉那个人：“哪，他就是李大叔。他现在还不能走动呢！”

“哦！就是你？”

那个姓钱的爱理不理，从衣袋中拿出几张红老虎，得意地笑着，然后说：

“哪！这三十块钱是我们工会替你争来的。老板说，你的伤是自己不小心弄出来的，医药费是不用提的了。根据我们调查，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为了公司的生产数字不停止、不降低，老板说，你工作不方便，就别再去做了，好好地在家里休息休息。为了不破坏工人和资方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已经替你答应了，你可以安心在家不用担心生产的情况。”

“这是什么话呀！我们替公司卖命，出了事，一点医药费都不赔偿，还要……”李大婶不禁愤怒地叫了起来。

“我们的血泪，是这三十块钱能补偿的吗？”

“是啊！头家这样做，太没有理由了！”

小龙和其他工友都忍不住握紧了拳头，恨不得揍这个姓钱的一顿出气。

“怎么？你们不要？”

姓钱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把钱放回袋里。

“老板说，假如你们不要，那更好，这笔抚

恤金吗，就送一半给工会的娱乐股，一半给我当‘咖啡钱’。我仅代表工会向你致谢。其实，根据公司的惯例，除非是人死了，公司才有发给抚恤金的，现在你人好好的，要不是工会据理力争，哪有这三十块抚恤金呢？”

李大叔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哼！分明是狼狈为奸，存心要吃掉我们的！”李大婶则忿忿不平地说。

“大叔！放心，明天由我们工友自己去找头

家理论，一定要他给我们一个公道！”

小龙突然站起来，大声地说。他一转身揪住了姓钱的衣领，向他说：“滚回去告诉你的头家，这件事情完不了，等着瞧吧！”

“对！工会是什么东西，别以为我们是好吃的！”另一位工友说。

姓钱的惨白着脸孔，灰溜溜地走了。

李大叔激动地握住了工友们的手，一股暖流似乎流遍了他的全身。

## 想

每天清早，我总看见一位年轻的姑娘，带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小朋友，打从我面前走过。从她的朴素的打扮，爽朗的笑声中，使我一眼就看出她是附近某团体的幼儿班的老师。她那红润而坚毅的脸上，不正充满了一个正义事业工作者不屈的信念、还有那为事业而奔波的兴奋的神色；从她身上，我发现了令我崇敬的人的影子……。

于是，我想起了朋友们曾经对我讲起的一个动人的真实故事。那故事当中，可融化着有多少的血泪与仇恨啊！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了捍卫真理，英勇地与恶势力作战，最后，壮烈地牺牲了……她那不屈的英雄形象紧紧地扣住我的心，深深地铭刻在我底心灵的深处。

如今，这动人的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精

## 路 丁

神，象长了翅膀，飞传到一个朋友和一个朋友之间，传遍祖国的南方、北方；于是，在历史的血册中，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史诗：一个又一个祖国的好儿女，在魔鬼的枪尖底下献出了她的宝贵的一生……

鲜血再贱，象这样毫无止歇的流泻，也总有一天要把大地染成红色的吧！于是，我带着崇敬的眼光，注视着姑娘和小朋友们离去。



## 一首优秀的古丹麦民歌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西方国家的民歌，不外是爱情、友情、离乡背井之愁绪或描述自然景色的题材。政治倾向鲜明而强烈的民歌，他们几乎全无印象。其实，这一类政治性强的民歌是有的，可惜保留下来的不多，载入文学史的则更少。

今天，要向民歌学习，则应当尽一切可能找寻、搜集这些宝贵的、富于战斗性与倾向性的民歌，加以整理、研究、介绍，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

这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一首民歌，是一首古老的丹麦民歌，估计它诞生的年代是十七世纪，而发现并记录的年代则是十九世纪中叶。

这首民歌叫“基德曼老爷”。全歌轻松、活泼、风趣、泼辣，唱的是农民反抗封建地主和贵族的压迫。开头是唱贵族基德曼老爷穿上漂亮衣服、神采飞扬地去南吉尔郡开民众大会，他别话不说，一开口就向农民征收新的赋税：“每一把犁要缴纳裸麦七斗”“每四只猪要交出肥猪一口”。显然的，这个基德曼老爷有钱又“有权”，他对农民进行横征暴敛。有压迫就必有反抗，会场中有一



■馬達  
■讀詩手記

个老农终于发出了怒吼：“我们不能把东西给任何人”，他不单喊叫，而且采取了果敢的行动，当面给基德曼老爷一拳，把这个压迫者剥削者打倒在地！这是一项革命的行动，造反有理！所以，基德曼老爷被打倒之后，农民得到了自由，大家都无比畅快。因为所歌唱的是造反的行动，是振奋人心的好事，所以，全歌从头到尾都贯串一种轻松、诙谐的调子。这正是“艺术”形式服从于思想内容的表现。”。

这首诗歌在结构上有一特点，就是每节最后一句都是一样的话：“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而每节的第一句又重复前一节的第三句。这样的形式，由于反复强调而给人印

象很深，而且节奏明快，每节都联系得很紧。这样的结构与表现手法值得重视。（每节之第四句当语气词处理，不一定与上三句的内容配合。）

早上，——天色刚刚大亮——  
基德曼老爷就在屋里穿衣裳，  
他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他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又把绿色丝绸外衣披上身体，  
他给山羊皮靴子系上带子。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他给山羊皮靴子系上带子，  
又扣上明晃晃的镀金的马刺，  
他高傲地到南吉尔郡去开会。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他高傲地到南吉尔郡去开会，  
一句话不多说，就向农民征收新的赋税：  
每一把犁要缴纳稞麦七斗。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每一把犁要缴纳稞麦七斗，

每四条猪要交出肥猪一口，  
但是一个老人突然大发雷霆。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但是一个老人突然大发雷霆：  
“我们不能把东西交给任何人；  
除非向我们偿清了这笔赋税。”——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除非向我们偿清了这笔赋税，  
不论什么人都不准离开大会！  
南吉尔郡人，要紧紧地包围起来！”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南吉尔郡人，要紧紧地包围起来，  
不让基尔德曼这家伙活着跑开！”  
老人当面给了他一拳头，——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老人当面给了他一拳，  
基德曼老爷——一下子跌了一个跟斗。  
他躺在那里，基德曼老爷，血流满地。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他躺在那里，基德曼老爷，血流满地；  
可是犁耙自由地在黑土上走来走去，  
猪也自由地到森林里去寻吃东西。  
南吉尔郡人真喜欢啊！

# 抗戰詩稿

方 修

## 五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不少辉煌的战役，也产生了众多的民族英雄，这些也都是诗人们所讴歌的对象。台儿庄等处的大捷，更是大家不肯轻易放弃的绝好诗材。例如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史迹，连此地的民间艺人，也把它编成弹词，传诵下来：

碧血丹心留青史，坚守闸北四行兵一  
团，此团本是八十八师管，团长名叫谢晋  
元。…………十月廿六亥时分，奉命四行去集  
中，炮火连天弹如雨，构筑工事防反攻。红  
日东升天将晓，蒙古路桥起杀声，铁甲战车  
打头阵，前面冲来倭子兵。北站大楼敌旗  
竖，火光闪烁照天空，两军相对数十合，苏  
州河中血流红。敌军死伤四五十，谢军退到  
四行仓库中，那日兵野性难驯不怕死，仓库

门口打冲锋。谢团忙将炸弹掷，应声倒地数  
日军，…………民众闻听心欢喜，手提糕饼饷  
三军，奋勇激战共四日，世界同情实威风。

（白）：「话说谢将军率领部下进四行  
库的时节，只因勇敢杀敌，虽然原有八百余  
人，已经只留一半；如今四面被围，势成孤  
军，自然危险万分。但他想起国家千日养兵  
一日用，自己身为军人，在此国家危急之  
时，若不出点力，挽救浩劫，未免枉领国家  
俸禄也。因此在炮火声中，对部下誓言道：「  
一个人即使活到一百岁，结果亦决不免一  
死，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做现代的中国  
人，不应该死在家里，死在床上，应该死在  
沙场上。」一片忠义之气，感动得众兵士流  
泪如雨。他们也同声答道：「我等愿与国土  
共存亡，定不负国家付托之重，请将军放心  
也」。话分两头，且说那防守苏州河边的英

国戍兵，他看看孤军们苦斗四日四夜，视死如归，也称赞不绝口。但眼看四行已无险可守，如此牺牲，未免可惜，因此劝告他们卸去武装，退入租界，日后再行报国，也为未晚。当时那忠勇的孤军，那里肯听，所以只说声「谢谢好意」不提。……………」

〔丙丁：「八一三弹词」〕

那位早在七七抗战以前，就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孤军抗敌的马占山将军，受到当地抗战诗作者的歌颂表扬，也是历久不衰的：

日军阀，得寸进尺无厌足，  
 只道我军民软弱好欺凌；  
 火速进兵割铁路，  
 三日之间又占吉林。  
 许多热血青年，  
 摩拳擦掌，怒冲霄汉，  
 也无处把冤伸！  
 吉辽两省相继陷，  
 日本兵，飞机大砲又攻黑龙江。  
 黑省主席无主意，  
 好个代理主席马占山，  
 将军一怒山河壮，  
 卫国守土，保民杀敌，  
 一声号令，  
 军民个个气昂昂。  
 枪砲来擦亮，  
 刺刀来磨光，  
 此回不比内战，

要杀真正的敌人上沙场，  
 壮士军营枕戈待旦，  
 人民觉悟也武装。  
 粮草器械都齐备，  
 日兵来犯受创伤。  
 马将军，孤军转战冰雪地，  
 全凭血肉抵强梁。……………」

〔莹姿：「不堪回首话东北」〕

## 六

马华诗人歌颂抗战，号召救亡，但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家都知道，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侵略战争不制止，就要蔓延扩大；而支持中国抗战，也就等于捍卫世界和平。所以，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诗人们喊出了：「赶快扑灭东方的烽火，莫让延烧到南北美，莫让延烧到西欧」；当国际风云日益紧急的时候，诗人们又呼籲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民族，起来和中华民族并肩奋斗：

一根灰色的绳子，  
 从恒河远引到黄河。  
 两岸的子民们，  
 齐唱起了苦难的歌！  
 ………………」

远方的兄弟们哟，  
 起来，起来，快起来，  
 大家站在同一战线上，  
 把新世界的大门扣开！

〔刘思：「杂感」〕

到了希特拉燃起了欧战的烽火之后，诗人们也谱起同样雄壮的战歌，鼓舞着欧洲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斗争：

九月，秋高气爽，  
祖国的原野，正刮着西风，  
西风虽凉，  
庄稼汉仍流热汗，  
他们手里不是握着收获的镰刀，  
却是擎起打击强盗的枪干，  
而这同样的枪干，  
也在欧洲的田园里，  
抵抗褐衫的强盗。

.....

伟大的时代车轮，  
推到一个顶点，  
光明和黑暗，  
束缚和解放，  
地狱与天堂，  
让聪明的人类自己选择，  
自己找寻方向。  
岂能再让威权给卍字旗，  
再交命运于黑洋伞？.....

〔莹姿：「九月颂」〕

诗人们表扬了中国很多坚持抗战的民族英雄，但也赞美着日本一些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人士，如鹿地互等：

我赞美你，  
鹿地互先生！  
你是亚洲民族的圣者，  
你继承了亚洲民族的血统，精神，道德，文明，  
并把他向世界传播！  
.....

而且你还是啊，  
一个英勇的战士，  
象一颗光辉灿烂的，  
和平正义的卫星！

〔陈祖山〕

## 七

马华抗战诗的主要形式，当然是新诗，但间也有人运用一些民间形式，如弹词，山歌之类。闽南方言的山歌创作，尤为流行，这里选录几首下来，以见一斑。

东山唱歌西山听，磨利大刀赶紧行，万里江山祖公地，向前冲去免惊惶。

天顶青青无点云，广大乡村无火烟，只有死尸铺大路，日本兵过草无根。

日上东山一片红，东山当兵千万人，老人童子尽相送，叫赶日本出长江！

虎死留皮人留名，打倒侵略头一件，性命牺牲无打紧，神圣战争有光荣。

任伊日本好家私，咱俺坚决无惊伊，各人都着有志气，最后一定是胜利。

一劝郎君你着听，当兵只路你着行，去到战场着拼命，不可投降败了名。

二劝郎君着晓理，大家不可相怀疑，欲有救国个大志，紧紧前去勿延迟。

三劝郎君着勤俭，不可拿钱去放廉，烟间赌馆不可到，积蓄钱银题月捐。

四劝郎君识时务，有进无退免惊输，这个战事着打久，不是一年见功夫。

五劝郎君着行义，遇着伤兵着救伊，伊是救国个兄弟，咱着救伊正合宜。……

三劝娘子守本份，教育子女共侄孙，不通终日想打扮，着叫丈夫去当军。……

五劝娘仔心免寒，着学前朝花木兰，后方努力加生产，打倒日本有何难。……

七劝娘仔爱和平，对待同胞好感情，娘仔难免想平等，奇耻大辱先洗清。

八劝娘仔莫浪漫，献出金器买炸弹，炸弹买来炸日本，炸到敌人出唐山。

九劝娘仔有决断，组织妇女慰劳团，慰劳前方个将士，不灭敌人誓不还。……

## 八

当年马华作者所写的抗战诗，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是多姿多采的，远不止于上述的几

类；这里所抄录的，也不算是当时的好作品，有些作者的诗篇，在技巧上是更加成熟的，思想性也较强些，但很多资料已日久散失，无法作进一步的搜集了。

中日的八年的流血惨剧早已过去了，深仇大恨，也几已一笔勾消，这些抗战诗，如今成了纯粹的文艺史料，但它也还能告诉我们：战争是残酷的，人类需要和平的愉快的生活。因此，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以至世界各国的人民，今后永远和平共处，制止战争的重演。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录自《马华文坛往事》





編

餘

走

筆

編輯部

我们做了一次主动组织稿件的尝试；因而，《笔端》这一期，有了第一个笔谈。

这一次谈的是有关讽刺诗写作上的一些问题，无以名之，干脆叫：关于讽刺诗的笔谈。

参加这次笔谈的四位文友，杨左是诗歌写作的前辈，高水明是新的诗作者，刘用和吴亮则本身就是从事讽刺诗写作的。

他们之间，对问题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有差距；然而，肯定讽刺诗写作的意义，这态度则是一致的。

除了笔谈之外，收在评论栏里的两篇文章，也都涉及了讽刺诗写作的问题。田农的《关于看不懂》，就“看不懂讽刺诗”的“指责”，提出了实例的分析，在一些方面，和高水明刚好“针锋相对”。

看起来，一些问题仍有待研讨，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响应，把笔谈继续下去。

九月，剧场与剧社的两个演出，给沉寂的剧

坛带来了生气。从中，我们得以窥视了许多热爱健康表演艺术的青年的热情与干劲。

针对这两个演出，我们发表了关怀的一篇剧评。

剧评的态度是严肃的，对某些地方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我们要强调：关怀的剧评，态度也是“关怀”的。

其间，爱之心切，许多要求是严格的，但可以保证，并没有恶意的吹毛求疵。

編輯部：筆端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者：各大小書局

定價：每本叻幣四角

未名文学丛书 之一

彼岸 著 散文集

英雄の卷兒

經已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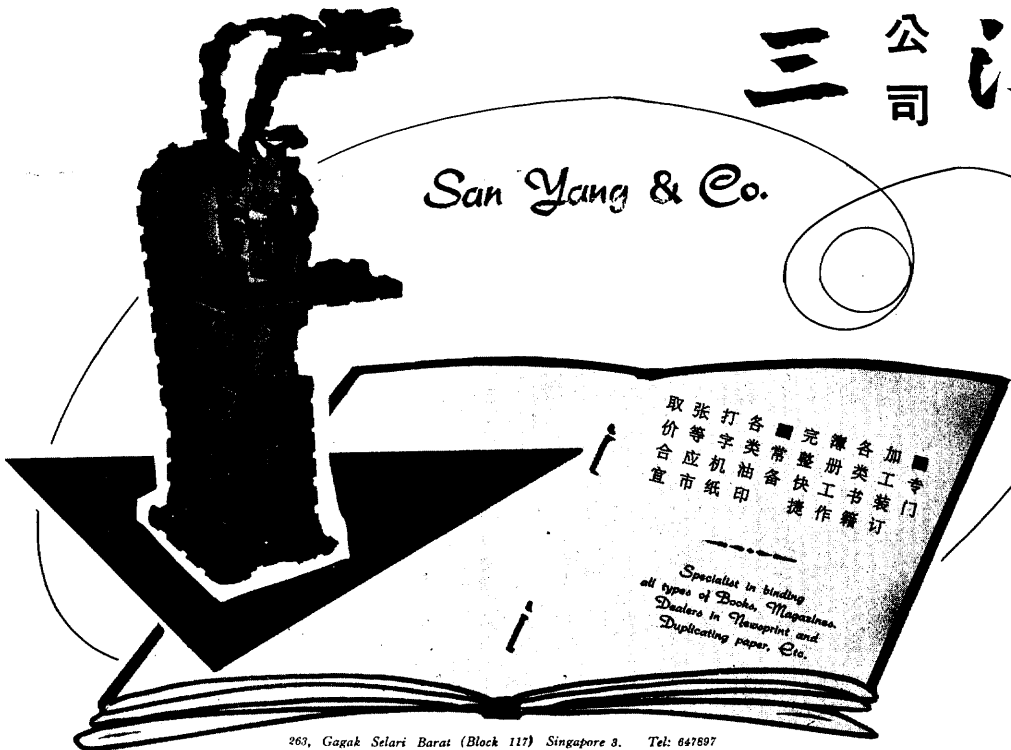
■ 小 啓 ■

翻译小说《森林的故事》及杂文栏“地小事多”，本期暂停，下期恢复刊出。

隆冬将至，读友订阅本刊，请以三期为限，以免到时，我们一旦惨遭不测，遗下太多书款在我们这里。

# 洋公司

San Yang & Co.



取打各  
 价字类  
 合应机  
 宜市纸  
 印  
 完  
 常  
 备  
 快  
 捷  
 作  
 簿  
 册  
 工  
 书  
 籍  
 加  
 工  
 装  
 订  
 各  
 类  
 专  
 门

*Specialist in binding  
 all types of Books, Magazines.  
 Dealers in Newsprint and  
 Duplicating paper, Etc.*

筆端月刊創刊誌慶

而  
片  
遙  
步  
從  
到  
越

亞森  
周進  
秀清  
秀輝  
美貞  
启悦  
朝陽  
群雁

小堃  
小楊  
正明  
冬梅  
向平  
向陽  
庆忠  
亞龍